春秋輯傳卷十二

明 王樵 輯

昭公二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妖氛也蓋見于宗廟故以為

非祭祥也氛惡氣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臣聞君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已父未必為今君臣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賓尸事畢而往大夫祭謂之賓尸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杜氏曰畧書有事爲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　孔氏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去樂不用而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籥入之時故舉籥入也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云去樂非獨去籥舞也祭禮鼎俎既陳籩豆既設然後樂舞始入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又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　按曾

子問當祭而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皆廢而未及大臣檀弓記衛大史柳莊寢疾君曰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舊不告也不告禮也衛當祭而告神明已接而禮不終乃以請于尸而往示全于祖魯襄仲之喪卒事而聞而不知廢繹乃以萬入去籥示全於臣是皆失之今年有事於宗廟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得禮之變矣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禮儀既行神明已交不可

以卑廢尊故去樂卒事而可也若叔弓歿於家則不可告公穀之說非也

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左氏妄以禘為四時之祭故云禘於武宮說見吉禘于莊公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作昭無出字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

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善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多權謀）吳在蔡蔡必速飛（以鳥喻）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杜氏曰朝吳故蔡大夫公孫聲子歸生之子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　胡傳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

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亂機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若能以忠信自達有功不居深避寵利而早杜讒嫉之謀則善矣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吾助子請是以寵利窺之

所以生及難之處楚王所以信速飛之謗而不復詰也費無極固巧於讒然在君子不可不精於自處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鼓人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或以吾城叛吾所深惡也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

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鼓子䳒鞮歸　陳氏曰嘗狄晉矣則荀吳何以無貶於其重焉貶餘實録而已

冬公如晉

左傳平丘之會故也

十有六年春

左傳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以取郠故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伐鼓於朝退自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盖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太皞後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太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啟

者也青鳥倉庚也以立春鳴立夏至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
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
主教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鳩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
空也鳲鳩鵲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為司
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
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
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

昔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竊即古之淺字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竊脂淺白也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自顓項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按上古朴略故因瑞紀事名官取大意而已中古文明漸開故因事正名命以民事如唐虞之四岳九官十二牧成周之六官乃萬世不易之道非不能紀遠而紀近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脩其職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

驅而逐之庶乎可贖前咎矣今非為王室除患乃因
其貳楚而陰襲之使非萇弘先見戎備素警則為王
室之震驚也大矣書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罪之
也無王命動大衆掩戎狄之不備不顧郊甸之震驚
言滅則是利而取之非攘之也凡此數者皆不待貶
絕而見矣或者猶謂此役異於闢土服遠而得無貶
者失之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太皞之虛也太皞居陳大火所自出鄭
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舍也星孛天漢漢
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
星為大水衛居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
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若
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不故言若不過其
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
日火若我用瓘珪也斝玉爵玉瓚勺也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杜氏曰大辰房心尾也　孔氏曰大火蒼龍宿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以候四時故曰辰　胡傳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於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

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吳伐楚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公子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吳公子光曰喪先王之乘舟請取

之以救死衆許之使三人潜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吳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杜氏曰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長岸楚地　胡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夏五月火始昏見心火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之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

（從丙子至壬午七日　壬午水火合之日）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遂不與亦不復火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新來未入）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使子寬子上（二子鄭大夫）巡羣屏攝（屏攝祭祀之位）至於大宮（鄭祖廟巡行不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從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

事商成公（鄭大夫）儆司宮（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先公宮女）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縣士）各保其徵（謂所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處于國北者就太陰禳火）禳火於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於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胡傳裨竈所言葢以象推非妄也

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鄅音禹

左傳鄅人藉稻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履行之藉履也邾人襲鄅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杜氏曰鄅今瑯琊開陽縣妘姓國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杜氏曰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為文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　孔氏曰十三年楚師滅蔡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則許從夷向荊也

平王復之當從荆向夷自夷又請遷近楚楚以葉與之葉在楚界故為居楚地

十有九年春

附左傳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舉之子）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

宋公伐邾

左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二月

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杜曰止獨進藥不由醫　公羊傳止進藥而藥殺也　穀梁傳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

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胡傳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弒之萌堅氷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　張洽問於朱子曰

誤不堅固之類已有此意矣但考之於經不見許止棄國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謂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古今亂臣賊子弑其君者蓋亦多故有以藥物弑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雖無弑逆之意而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謂藥不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升遐侍醫視疾無狀者死蓋謹亂賊之防也止雖無弑君之心然不幸而進藥而卒故夫子因其所自咎者又立此法其

諸以示萬世之防也與

己卯地震

附左傳楚子為舟師以伐濮（南夷）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霸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今襄城城父縣）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説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　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代立無惡文是也穀梁傳曰卒時葬不使止為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為飾成童八歲以上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按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者非史策故不書也亦非孔子削之以為義例也大凡君弒賊不討必是賊自當國不肯禮

附左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謂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　按費無極言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問伍奢則奢猶可言也盡言明建之無他不入而見執則無如之何今乃直云王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方信讒又切言以激之奢亦未盡也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寃故遣令去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

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奢之長子為棠大夫謂其弟員音云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

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擇任而往知也〔員任報讎〕知死不避勇也〔尚為勇〕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為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于光退居邉鄙〕乃見鱄設

諸勇士焉而耕于鄗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莫公反穀作夢）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喜時子臧也子臧讓國事見成十三年）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　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劉氏曰公羊云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所以諱賢

條書法與宋華向自南里出奔楚同左氏無傳已不可考賈逵及公羊皆以為叛然經不書叛故公羊有為喜時之後諱之說夫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於周也大傷教矣惟劉氏意林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樫奔齊公孫會之自鄸奔宋其賢於臧武仲遠矣此說蓋本穀梁而胡氏亦取之然公孫會之書例之公孫手可矣胡氏亦謂為

賢者之後諱之似鑒　按公羊猶曰諱胡氏直謂其待放而後出奔得去國之禮而賢之矣又曰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視公羊猶迂曲矣

附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

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辰及地皆元公弟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

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輕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奪之司寇與鄄豹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

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丙辰衛侯在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衛郭名之門外齊氏伏甲焉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乘驅乘車而疾驅也閱門衛城門蓋偏側之門載寶以出如死鳥衛地齊氏之宰渠子召北

宮子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　三十一年傳曰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

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劉氏曰
左氏以齊豹書盜為求名而不得非也豹挾怨憤為
亂耳本無不畏彊禦之名不畏彊禦之名亦非豹所
求也　穀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
累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
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踙
女輙反衛謂之輒　李氏廉曰春秋書盜者四尉止也
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任公輔以為豹

非卿故曰盜而陳氏亦曰旣奪之司寇則非卿矣恐其說亦是其罪衛侯之說穀梁得之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

左傳宋公請於華費遂大司馬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太子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亾有命余不忍其詬恥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費遂之子奔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左作盧

附左傳齊侯疥遂痁痁瘧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
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于公曰吾事鬼神
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
也諸侯不知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公說告晏子晏子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
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
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言公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
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近關暴征其私鄭玄云古者竟上乃

為關自竟至國更無關也齊於竟內更復置關縣鄙之人入從國役而又征其私也承嗣大夫世位者强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齊西界也姑尤以西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十二月齊侯田於沛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惟

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書聘止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作畔）

左傳宋華費遂（時為大司馬）生華貙（勑俱反）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愛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亾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

告司馬（告司馬使逐貙）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華貙臣）尤之（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華貙）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任翩亦華貙家臣）殺多僚

刼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横梁國睢陽縣南有横亭華氏居盧門宋東南城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故城及桑林之門城門名而守之

胡傳南里宋城内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　汪氏曰穀梁云南里宋之南鄙非也不言邑而繫之宋為宋城内之里名無疑矣又曰叛直叛也謂直叛而不

作亂夫外挾吳楚之援將以覆其宗國其君幾不免猶曰不作亂邪其書自陳陳亦有罪矣以奔亡之臣而能入國為亂非陳助之不能也晉荀吳會齊衛曹之師以救宋而不書圍宋南里者悼公圍彭城則以五大夫歸荀吳救宋而逸賊使華向追於誅故不以討叛予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

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灾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灾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理必相侵故言不為灾　按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衛惡之安在其不為灾耶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省德消變之實而為是説以滋其怠玩卒使出逐應陽微之象

非忠臣也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痤

附左傳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齊大夫

戊宋廚人濮宋廚邑大夫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獲其二師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難而不

能送亡(句)君請待之(待復戰決勝負)乃徇曰揚徽(幟也)者公徒也衆從之(國人皆揚徽)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華氏所取邑)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以晉師至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宋地)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

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恐也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諸侯惟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

左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而謂

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穀梁傳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奔既罪矣又奔讐國惡莫大焉）

汪氏曰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

左傳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齊大夫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莒大夫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莒地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齊大夫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於稷門齊城門之外莒于是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

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若患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知義不直故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

司馬（代費遂）邊卬為大司徒（代華定）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代向寧）樂大心為右師（代華亥）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按入春秋亂臣賊子有之矣未有刼其君殺其羣公子質其太子母弟七而再入圖危宗社與君分國而居君臣日戰借敵國之援如宋華向之甚者也黨乎亂賊為之羽翼者亦有之矣未有借之師以抗諸侯之討如楚之甚者也楚莊王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君子猶惡之以為内弗受而强納之制

人之上下使不得其道況遣將帥師以逆隣國不令之臣曰寡君請受而戮之明為亂臣之地制其君使無討是豈止于亢不衷奬亂人而已乎欒盈奔楚再入於曲沃而晉得誅之華向奔陳再入於南里而楚特脫之楚之右賊而蔑中國也至是極矣夫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有君臣父子也若楚人者淫名荐食多為不義九鼎可問則無君宮甲可圍則無父無父無君禽獸而已矣而恃兩廣荊尸之

亂人何利于楚而徒失諸侯必亦適矣而諸侯之戍還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固請於宋而宋從之是怠於救患亦諸侯之罪而佚賊亦宋之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而書自宋南里出奔楚交見之矣

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

八年秋蒐于紅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此年春大蒐

于昌閒皆三家假蒐禮以數軍實擇材勇强私黨耳
或于秋或于夏或于春不過以蒐事耳意非在應時
禮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爰整于旅朝廷既治無淫
于田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蒐田以時魯昭之世大夫
不有其君陪臣不有其大夫人綱人紀紊於朝廷軍
政之本亡矣而亟蒐之為務出於强家而公不與焉
故屢書以為後戒也昌閒魯地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室亂

左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百官）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周邑）單子逆悼王（子猛也）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子朝黨）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召伯奐子朝黨）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周地）大盟而復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周地知王子還之謀故）羣王子追之單子

殺還姑發弱𩰫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子朝奔京丙寅伐之（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為子朝所敗）胡傳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欲以孽奪嫡使至爭亂故言王室亂言其父子兄弟自亂之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傳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

胡傳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劉蚠扶粉反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于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疑于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

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子朝所取邑百工叛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為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圉百工所在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州鄉屬也五州為鄉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及焦瑕温原晉四邑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子朝衆敗陸渾于社周地

胡傳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

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于例
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
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
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
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
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以益挾天子以
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　王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
明正也書名者别子朝也居于皇入于王城而書猛

別嫌也　王猛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于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　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入者難詞也公羊言篡辭穀梁云內弗受皆妄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王子猛卒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　敬王即位猛母弟匄

館于子旅氏周大夫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

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晉人圍郊

左傳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王師晉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二邑皆子朝所得）丁未晉師在平陰（今河陰縣）王師在澤邑王使

告閒（音閑）庚戌還（晉師還）　按郊子朝邑也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徵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徵之者也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直取子朝以定王位乃徐遣大夫帥偏師薄為之援勤王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因朝于楚而卒也穀梁有失德不葬之說東國其是矣王父殺父見用奔而又奔之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劔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莒大夫）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于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著丘公之子）

戊辰吴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公穀作甫髡苦門反逞公作楹齧五結反）

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不言戰楚未陳也　公羊傳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
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穀梁傳中國不言敗此其言
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
釋其滅也獲陳夏齧獲者非與之辭也　杜氏曰
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胡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
為不書楚令尹旣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

矣　劉氏曰疑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軍留而諸侯之師先至吴以詭計勝之楚師實未與吴相接故經不書楚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朝字知

杜氏曰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　敬王始立而遽稱天王者景王崩已踰年不可曠年無君故稱之且明正也立者不宜

立也稱立而目尹氏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周之亾也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西王謂子朝南宮極其黨

杜氏曰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三川涇渭洛也地動川岸崩謂幽王時

楚太子建之母在郥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子樊入郥孔氏曰吳子過號諸樊王僚是過之

弟子何容僚子乃取過虒為名恐傳寫誤取楚夫人與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吴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亾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于薳澨楚地杜氏曰鄖鄖陽也平王娶秦女嬴太子建故母歸其家鄖古閬反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左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附楚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匄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

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吴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晋公有叔孫守婼作舍

按左氏穀梁無叔孫字左氏曰婼至自晉尊晉也杜預曰貶婼族所以尊晉婼行人故不言罪已益以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已意如以罪見執宜在罪已婼本使人不應見執故尊晉而已內大夫行還皆不書至異于公也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更以書至見義也今按生事疆場侵奪寡小罪在季氏而晉不能討徒能加怒于使人君子益賤晉之偷也何尊晉之有若以為推魯之心魯之于晉畏威而强服亦未必知

罪而悔則尊晉罪已亦非魯人之心也意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卒名耳婼公羊作舍而有叔孫字胡氏因以為春秋特書氏以賢之恐亦未必經意也婼父子皆因季氏見執季武子伐莒取鄆叔孫豹見執于會趙文子求貨于叔孫而弗與至是邾人城翼不嘗我犯而襲取其師蓋亦季氏之謀也叔孫婼又見執于晉范獻子求貨而又弗與昔晉歸意如子服惠伯曰合諸侯而執其老若曰無罪而恵免之請從君恵

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水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大夫王及圉陽楚地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謂守巢與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

胡傳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

夫人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請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杜氏曰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強橫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五計反公穀作倪音詣後同大心公作世心後同父音甫

過則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使不失性為六畜馬牛羊犬豕雞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之牲曰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山龍華蟲以下九章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五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八風八方之風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徵也六律陰律六陽律六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上治臣下承以法地之高下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以法地之剛柔地事少故先言之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昬妻父媾重昏

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猶言能自矯揉以合禮之節不徑情也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張氏曰黄父即黑壤晉地 按敬王初立子朝多黨然晉一徵會而諸侯響答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然此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于今四年矣晉蓋徐

徐焉其君不親又待來年迨王室之將定而竊其功故書辭如此

有鸜鵒來巢鸜其俱反稽康音權本又作鴝音劬公作鸛音權鵒音欲

左傳書所無也傳載童謠明言昭公出辱之事不足信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考工記鸜鵒不踰濟注云不踰濟無妨中國有也　何休曰自下居上之徵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逆受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為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以其不下已益宮于郈氏侵彼以自廣且讓責也之故郈伯亦怨平子臧昭伯臧為子之從弟會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

也（季氏衆）蓄而弗治將薀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櫝丸蓋櫝丸箭箙也其蓋可以取飲）遂逐之（逐公徒）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

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 按史記是年孔子適齊答景公問政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語斯言人但知其為景公而發不知其微意所在殆亦為魯事而發也使齊能用孔子豈但齊國之君臣父子定魯之君臣父子亦定矣聖人以此正天下王道可興焉又豈但齊無陳氏之禍昭公可以速正反本不至于乾侯再辱而已哉

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　公羊傳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子家駒曰牛馬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已者也（委食已者）而柔焉（言牛馬之維婁乃呴已者實爲之而服聽焉物固受制于鼻息我者也魯國之人維婁于季氏也久矣）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以人爲菑（菑周埒垣也）以幦爲席（幦車覆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

穀梁傳弔失國曰唁　趙氏曰弔生曰唁詩歸唁

衛侯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左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昭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獨公得入從公伐季氏者不得入故欲

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平兵也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禮記漢世書耳

李廉曰昭公之禍原于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倘正戮戾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為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不及甯俞遠矣祈死之説不可信

十有一月已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　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憂内也　杜氏曰曲棘宋地陳留外黄縣城中有曲棘里

胡傳宋元意如之外舅而求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故雖卒于封内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言魯地也　杜氏曰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自是每歲公行必書至書居凡五見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曰居雖非其所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

夏公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　二人皆季

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梁丘據之人高齮子猶家臣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為我行貨于子猶當為請使得為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千斛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

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棘（十年傳云柏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杜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此即彼棘也本無曲字今世本誤）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卜知可伐否）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師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以成邑受齊師）許之請納質（恐見疑）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詐降以致齊師圍成使魯

得為備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言衆不欲降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地投齊侯謀納公幸臣梁丘據餌季氏之貨獻謀于齊侯而齊侯聽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則當書公以齊師圍成否則曰公及齊師圍成可也而曰公圍成者惡齊之為利回為義疚以為雖得其師不足以也為齊侯者當昭公次于陽州之時悉賦以從直造魯都詰其罪

人而戮之則一舉而事定大義申矣而乃噎之野井是拒其適已也取鄆以居之是示不急納之也遷延而為是師身不自臨將非正卿使公子鉏師師從公以卜可伐而已齊之無能為季氏知之矣故使成大夫偽降以牽留齊師成備而後薄與之戰齊人皆無鬬心所謂若其無成君無辱焉持是以復于齊侯齊侯亦姑有所藉口以塞魯君之意而已夫以討罪之舉而區區圍一邑昭公將其偏師不恥與大夫同事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太子壬昭王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國有外援秦也不可瀆慢也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傳晉荀躒音歷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寛晉大夫守闕塞洛陽西南伊闕也守之備子朝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晉大夫戍周而還　安定胡氏曰因狄泉故稱入　孫氏曰子朝之亂甚矣悼王既死敬王即位于外四年始反正于宗廟不言歸而言入者言歸嫌與即位于内者同故變文言入以著即位于外也　陳氏曰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

王自狄泉則曷爲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　按漢河南縣即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民是爲成周王城曰東都葢以鎬京爲周之西都相對而言也成周爲下都葢以王城爲洛之上都相對而言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王城爲所據故敬王入于成周而居焉後竟定都成周左氏叙王入成周在子朝奔楚之後今依經正之成周既天子之都則

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茲不穀震蕩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唯伯仲叔季圖之　何氏曰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毛者明本在尹氏當誅首惡然後治其黨

附左傳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

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

子燭庸（二子皆王僚母弟）帥師圍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王（一作工）尹麇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麇其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水名）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彊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弒王）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

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光吳王諸樊子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托光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堀地為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堦户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普皮反劍也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羞進食也獻體解衣執羞者坐行膝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羞者體以傳授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己素辟之鱄設諸寘劒于魚中以進

全魚炙抽劍刺王鈹交于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

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

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使命于僚墓復

位而待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郤宛不取賂而還杜氏曰僚亟

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穀作郄宛於苑反又於元反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獻）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

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潜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編菅苫也）或取一秉（把也）秆（稾也）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定及佗（令終陽匄子）與晉陳（楚大夫）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

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氷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賛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胡傳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于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按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欲何為哉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意如之姦深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徐邈曰自此以前邾畀我庶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人俱以魯為主邾魯隣國而聚其逋逃為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畧其氏　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令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凶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

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録也而春秋録之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詳之非誅叛人實誅季氏也

附左傳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鄆使公不得居也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

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近郢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國中祭祀也）莫不謗（詛也）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廏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廏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

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光新立）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

左傳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于大夫也禮君不敵臣晏大夫使宰為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慭十二年奔齊）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公至自齊居于鄆

附左傳十二月晉籍秦（籍談子）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杜氏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于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杜氏曰唁公至晉不見受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平子每歲賈（買也）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馬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玉名）于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齊邑）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于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公為）為此禍也（始與公若謀逐）

季氏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
太子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
天命也非我罪也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孔氏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

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
是季氏道之使然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范太史淳夫論唐事而及此曰季氏出其君魯無君
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
也唐史列武后于本紀不沒其實以著其惡竊以爲
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于高宗天下者唐之天下
也武氏安得而間之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竊

取春秋之義雖獲罪于君子而不辭也　劉氏曰左氏云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非也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鄆古人所謂若在竟内則猶君也是以不歲首書鄆耳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是暫時次止之名猶以鄆為居自然不得書公在乾侯也今鄆人潰散公無所入羈旅他國國非其有故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是聖人至意深淺各有所出豈但徵過哉公雖有過不若季氏之悖也其寧縱釋季氏專

攻公身而已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頃音傾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弔葬共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禦者多不及辦之先王

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輓索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

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禹）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子奔楚楚逆之于竟也養即所封之邑）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養）取于城父與胡田（胡子之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

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先王謂太王王季亦自西戎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自刑示懼攜其夫

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勞也]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啖氏曰徐

子名者初已服吳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也　常山
劉氏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温君奔皆不名者强暴
加于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絶也許于天子方伯
則理可申而國可復豈可遽絶之哉章羽既已服吳
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
其絶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言不能内外也　杜氏曰公内不容於臣子外不

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
杜氏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黑肱卒大夫會葬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雖御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書故文公在晉數會垂隴襄公在晉宿會邢丘皆佁令也昭公在乾侯意如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

季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於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

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亾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謂季孫也）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耶）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附左傳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

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也杜氏曰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

唐陳氏曰不日郳史闕文二傳不言其闕互相穿鑿

汪氏曰習于公穀而不得其義者或以為通濫為國或以為别乎郳皆妄説也齊楚大國且未嘗分其地以封子弟況蕞爾之郳乎苟别于郳而自為國又何為挾地以歸他國乎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杜氏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公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　張氏曰昭公之難叔孫如闞定公元年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　蜀杜氏曰志公在外而得邑於季氏雖復得之如取諸外也　杜氏曰公羊云不繫邾婁諱亟也凡春秋書取地而不繫國公羊皆以為邾邑而諱亟抑何謬耶

夏吳伐越

左傳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太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

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遑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

近之宜 量事期 知事幾時畢 計徒庸 知用幾人功 慮財用 知費幾財用 書餱糧 知用幾糧食 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 付所當城丈尺 書以授帥 帥諸侯之大夫 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 從公者 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 玉器 一環一璧輕服 細好之服 受之大夫皆受其賜

巳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有三地有五行有五體有左右有兩各有妃耦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

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小雅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

車服與名爵號不可以假人　胡氏一桂曰昭公乾侯之事人道非常之大變也史墨乃妄引陪貳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夫天使季氏貳君何嘗使季氏事君乎史墨言一歸之天道則亂臣賊子接跡于世矣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昭昭乎不可欺蔽以誅季氏不臣之罪者豈不大哉

春秋輯傳卷十一